

多想再牵你的手

蔡华先

答卷

徐培波

父母是2008年元宵节后从城里回老家的，那时父亲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落叶归根一直是他的心愿。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他还是硬挺着回去了，回家一周后的那个凌晨，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临终前的眼神。外甥女回来后不久，父亲的眼神开始游离，他冲着外甥女点了一下头，双眼便一直停留在自己照看了12年的孙子壮壮身上，满是慈爱和留恋。壮壮哭着喊：“爷爷，你说过要看着我考上一个好大学的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父亲合上了双眼，永远听不见孙子的哭喊了。

壮壮出生后，我们夫妻忙于工作，照看孩子的时间远少于我的父母。可以说，壮壮基本上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传统意识使他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父亲那年刚刚退休，受聘于当地一所职业学院任副校长，有了孙子后，他坚决辞去了职务，高高兴兴地回了家。壮壮是个可爱的孩子，对爷爷也特别依恋。从幼儿园到小学，经常看到祖孙两人共乘一辆车，风里雨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人去世要三日后再出殡。壮壮本来是很贪玩的，但这三天里哪里都没去，硬是在家折了三天的金元宝。他自己搬来一个凳子，看着爷爷的遗像边哭边折，这让我们看了都为之动容。

父亲生前乐于助人，不论单位还是邻里之间，凡是自己能办到的几乎有求必应，人缘极好。出殡的时候，除了亲朋好友，大半个村子的人为他送行，花圈摆满了街道，长长的队伍蜿蜒了一里多长。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他教过的学生，只要知道消息的，几乎全部到齐了。他们大都已五十多岁了，从他们脸上悲伤的神情，仍能看出那份师生情谊。

壮壮和爷爷的感情太深了。父亲去世后，他一度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在梦中还喊“爷爷”。不知道他是否记得在爷爷去世前，他下保证说“爷爷，我一定要考上个好大学”，也不知道他在心里立下了什么目标，只是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六个志愿全部报了生物医学专业。大学毕业，他又考入了河北大学生命科学院，进行癌症药物研究。今年研究生毕业，又被天津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直到这时我似乎才明白，原来儿子的初心一直未变，他要向爷爷交出完美的答卷……

小时候，可能是听鬼神的故事太多了，我的胆子特别小。一个人不敢走夜路，总是担心冷不丁从什么地方钻出一个可怕的东西来。

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要上早自习、晚自习。学校离家不算远，可就这不算远的路，自己摸黑走起来也是胆颤心惊。怕着怕着，就真的有事了。冬日的一天早晨，天还很黑，我一个人去上自习，走到半路上，忽然看见前面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吓得我一溜烟儿跑回家。父亲看到我回来了，忙问怎么回事，听我说完后，他急急地披上大衣说，我送你吧！

从此以后，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父亲总要送我，下晚自习的时候，父亲再去接我。我的手被父亲握在手里，那是一双很粗糙的手，手上的茧硬硬的、厚厚的，还有许多口子，硌的我的手有点疼。不过，被这样一双双手拉着，心里踏实无比，我再也不害怕了。

冬天的一个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偶尔转头，忽然看到窗外有一个人，仔细一看，是父亲。回家一问，原来父亲怕耽误了时间，提前到了，到办公室，又怕影响老师们的工作，就在外面等着。

我有些愧疚，自己胆子太小，害得父亲就这样在寒夜里受冻。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尽快消除对鬼神的恐惧，要让自己变得勇敢些。

如果说，父亲用他那双粗糙的手护卫着我每天早晚上学的路，那么在读书的路上，则是父亲给了我最初的引导。

小时候喜欢上读书，也是因为父亲。农闲的时候，父亲经常到村子的图书室借些书

回来看。看书的时候，父亲拿一个枕头，靠在窗台上或是墙上，舒服地躺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看。看着父亲入神的样子，我很奇怪，印在白纸上的黑字真有那么大的魔力，能使父亲一看就是那么长时间？我想搞清楚，就趴在父亲的后面瞅那书上的字，因为父亲躺的位置不同，我的位置也经常变化，有时是在炕上，有时是在炕边，渐渐地我也入迷了，没想到书中有一个奇妙的世界。

后来上了初中，我也开始自己买书了。记得我曾买过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中的《东汉演义》，父亲看过之后，我看到在书上有用笔划的地方，在旁边还标上了一些字的读音。我问，怎么能在书上随便写写画画？父亲告诉我：不动笔墨不读书。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把读音写在旁边，写得好的地方用笔标记一下，有了感想可以写一写。这样读书才能有收获。

毕业了，工作了，我在城里买了房，因为孩子还小，就把孩子送到老家。那时，父亲在村里的窑场看场子。每天，父亲都拉着孩子的手，一起去窑场。一双粗糙的手拉着一双稚嫩的手，抽空去挖点野菜，闲下来时，那些小时候我曾听过无数次的故事，又成了祖孙俩开心的钥匙。那情那景，想必祖孙俩都陶醉了吧。

2002年的时候，父亲手术后，我就坐在病床旁边，轻轻地拉着他的手。依然是那么粗糙，却不再那么有力。当父亲要咳嗽的时候，他会轻轻地拉一下我的手，我就赶紧起来，双手轻轻地抚着他腹部的刀口。

父亲已经离开多年，多想再牵父亲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多想再享受父亲的爱。

那么好的一个人

刘卿

老爸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

老妈和我还是经常会念叨起老爸。老妈总喜欢以一句“你爸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或者“上哪儿找你爸那么好的一个人”，开始了对老爸的念叨。

老爸真的那么好吗？至少我年少时不这么认为。老爸是一个很老实、很木讷、很善良的人，似乎从来不曾表达过爱意，只会埋头苦干，榜样有余威严不足……就这么一个人，怎么就成了妈妈眼中好得不能再好的人？

据说，老妈跟老爸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到一起的。他们在农村大集上，在媒人的指点下，远远地瞅了几眼就算相了亲，然后定亲、商议结婚。等到人民公社驻地登记时，他们还是一点儿不熟，老爸自顾自地走在前面，好几次把老妈落下了老远老远。但老妈说她是幸运的，老实木讷的老爸虽然不像个别人那么宠老婆，但他从来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要知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男人打老婆可是平常的事。老妈说，每每看到身边的婆娘被自家的男人一次次家暴，她就倍感幸运。性情温良的老爸读过书、参过军、当过生产队长，和老妈一辈子没吵没闹过，更不要说动过手。

后来，哥哥和我们姐妹三个相继出生，老爸的压力和动力也更大了。老妈说老爸一年下来，总是工分挣得最多的那个，他真正做到了全年无休——过年时，为了让一年四季守在饲养院的老李爷爷能回家踏踏实实过个年，他会替换下老李爷爷，自己大年三十守在饲养院值班。为此，我曾经不满

过，看别人家，哪个不是爸爸领着贴对联、放炮仗的，就我们家是个例外。

老妈却好像没有什么不满。她说：“你爸的生产队长当得称职，大家才铆足了劲，团结一心努力干。”老妈那时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一年四季能顿顿吃上黄灿灿的苞米饼子。老爸说：“你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我十岁以前，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那时候温饱不成问题，但一冬一春还是地瓜当家。老妈若是只吃地瓜，胃烧得慌，会夜不能寐，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吃地瓜时，再吃点饼子封个顶。为此，老爸一冬一春很少吃口饼子。

老妈说，一口饼子都肯省下来给老婆的人，不就是个好人吗？

再后来吃饼子的愿望实现了，白面也敞开了吃，老爸还是习惯吃饺子时，只吃一碗，放下筷子，有滋有味地喝饺子汤，一直要等到老婆孩子都吃饱了，才把剩下的饺子划拨划拨吃了。老妈为此没少说他，但他还是保持一碗饺子三碗汤的吃法。

等一群儿女都结婚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了，他们不听劝说继续种地种果园。每逢镇驻地赶集，老爸就去溜一圈，买点肉，买个鸡腿，买条鱼啥的。老爸常念叨：“俺老婆就爱吃鸡腿哩。”老妈吃东西嘴尖，所以吃鸡腿时，老爸总先把外边的鸡皮吃了，把鸡肉留给老妈，然后等剩下了鸡骨头，他才抢过去啃。吃鱼也是把最好的鱼肉挑给老妈后，才有滋有味地咂巴剩下的……

一件件往事，让老妈每每念及老爸，就要说：“上哪儿找你爸那么好的一个人啊。”

诗歌港

土地

刘吉训

父亲有太多的手艺
最擅长的是伺弄土地
一把汗
一身土
春日播下希望
秋日收获惊喜

小麦 玉米
地瓜 花生
那是父亲写下深情的诗
一把锄
一张犁
那是父亲一生心爱的笔

父亲皲裂的手掌
抚摸着土地
深情而无言地
对着土地拉起家常
一字字
一句句
全是父亲对土地
袒露的浓浓情意

父亲把所有的力气
全交给了土地
一茬茬
一季季
最后收获了
倔强的儿子孙子
在秋风送爽的日子
在人世沧桑的
宽敞晒谷场

穿越童年

赖玉华

一阵阵的咳嗽声
穿过童年
麦穗，不再散发出汗香
月光，照亮了你的发梢
含辛茹苦的昨天
压弯了如山的脊梁
一辈子的雨雪风霜
蓄满脸庞
喊一声老爸
泪哗哗地流在心上
面对答非所问的你
无数话在喉咙彷徨
背影越拖越长，风越吹越凉
爬上故乡的山岗
我紧紧抱住，余温的夕阳

错觉

邓兆文

玻璃上的霜花
在视觉上误以为
被一枚石子写出的散文

小时候，妈妈常教育我
再淘气，也不要
随意打弹弓
鸡屁股里掏出的
那几角钱
赔不起邻居家的玻璃

可当有一天我真的错了
妈妈举起的鸡毛掸子
却只是停在空中，迟迟
不肯落下